

# 創造連結的外文學門

張小虹\*

過去幾十年來，文學研究的範疇產生了巨大變動，在傳統以文學史斷代、主要作家、經典文學文本為主的界定方式之外，各種文學理論百家爭鳴，也開展了經典／對抗經典之爭，新英文文學的版圖，以及新歷史主義的跨界解構、性別研究的社會介入、後殖民研究與文化研究的政治批判等新興氣象。

然而面對此文學研究的巨大變動，有人看到的是活力四射，讚為文學研究開疆闢土的輝煌盛世，有人則是憂心忡忡，嘆為文學研究的窮途末路。這兩種不同反應的模式，一直主導著外文學門的自我界定：光譜的一端是回歸傳統文學研究的呼籲，光譜的另一端則是世界即文本，對於文學研究無所不包的期待。而在此歷史時空背景與學門既有的學術生態之下接任外文學門召集人，既要面對傳統文學研究的焦慮不安，又要迎接文學研究作為開展連結、畛域化／去畛域化動態過程的不確定感，確實誠惶誠恐。

目前外文學門的次領域架構正是積極面對此內在差異的規劃設計：（一）以英（美）國文學史斷代做區塊劃分，包括英國文學一（1700前）、英國文學二（1700-1900）、英國文學三與美國文學；（二）以當代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做區塊劃分，包括族裔與後殖民研究、文學理論、比較文學、文化研究及性別研究；（三）以英語之外的其他外國語言與文學研究做區塊劃分，包括法文、日文、德文、西班牙文等次領域。這樣的設計規劃，不僅只是表面上強調兼容並蓄、均衡發展的姿態而已，其在計畫審核的實際過程中亦可發揮具體的效果，包括調整各次領域的計畫通過率，儘量避免出現某領域的通過率過高或過低的偏頗現象。例如，如果當年的學門研究計畫通過率為百分之五十，而某次領域的申請案件有二十件，但初審通過案只有五件，該次領

\*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特聘教授

域的通過率卻只有百分之二十五，於是在複審會議時就需要與其他次領域的複審委員協商，考慮由其他通過率偏高的次領域讓出名額，以增加此次領域的通過率。雖然這樣的設計與考量，並不能百分百確保各次領域的通過率皆一致（畢竟各次領域的歷史發展、研究學者的數量與質量皆有差異），但至少是朝向均衡調整、鼓勵發展的一種努力。

因此接任外文學門召集人的主要工作項目，便是積極在既有的次領域劃分與學術交流平台上，創造更多學術研究的活力與能量。其中兩個推動的重點如下：

#### （一）學術研究形態的多樣選擇性：

一個健全成熟的學術社群，應可讓研究者選擇最適合其研究形態或不同階段的研究模式，有人喜歡做專題計畫，有人擅長專書寫作，也有人願意嘗試經典譯注，有人喜歡單打獨鬥，有人則是偏好團體作戰。因此在學門所能提供的資源上，就應該兼顧各種研究形態的多樣選擇。就現有的外文學門研究生態而言，已有多個重要的跨國際研究團隊形成，在亞美文學、離散文學、原住民文學、精神分析、東亞研究、性別研究等領域表現傑出。而晚近整合性計畫的推動也順利開展，如〈文脈中的外國意念：英國、中古暨文藝復興文化〉、〈北美原住民文學與文化研究：匯勘歷史、再現與詩學〉、〈建構批判性的跨國文化流動研究〉、〈（晚期／後）現代性的身體形構〉等跨學科議題，而新的研究團隊與整合型計畫，正透過現有的各種研讀會積極醞釀發展。但與此同時，偏好個別研究的學者亦可不受干擾、心平氣和地就自己的速度與興趣，進行個別型的研究計畫或專書寫作。同樣地，就學術發表的語言選擇上，亦應尊重研究主題的跨國性或在地化脈絡與傳承，尊重不同的學術對話社群，避免造成論文發表在語言選擇上的巨大階層與差別待遇。

#### （二）學術評量標準的公平性：

在外文學門的學術資源分配上，力求公平公開，每件計畫申請案都將經由兩名審查者進行初審，並由次領域複審委員進行複審，最後再由全體複審委員會確認。雖然人文學科的評量很難加以客觀化，而目前量化評量的標準又極為粗暴，所以如何以論文篇數的量化評量為參考點，再以論文的品質評量為評斷與給分的基準，正是外文學門在過去幾年努力嘗試的方向，目前亦將施行進一步的回顧與檢討，找尋可以修正、調整的空間。另外，外文學門將在未來的一年，積極進行新一輪的學門學術期刊評鑑與專書審查制度的確

立，讓學門在學術評量上能更有效、公平。

相對於「中文學門」作為本國語的文學研究，一般所謂的外文學門乃指外國語的文學研究（包括日文、韓文、俄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英文、西洋古典語文的文學研究；當然此種分類還是框限於國族主義的預設與文化語種的區隔）。但有趣的是，「外」文學門的「外」不僅指向「外」國語言與文學，更可連結到當代理論概念中「域外」(the outside)的「外」。換言之，外文學門既是「外國語的文學研究」，亦可以是「文學研究的域外」：前者標示出外文學門的領域範疇，後者則啟動流變之力下異質因素的翻進翻出，而外文學門作為外國語文學研究的活力與能量，恐怕正在這域外之力與內在皺褶的不斷折疊之中，充滿潛在的不可預期、不可限量的研究願景。